

正一論

全真坐休
捷法附

檢一

有容難曰蓋聞三生萬物大道無私賦命自
天皇天弗欺受載於地謂地必厚生非所迎
而來死非所送而去道法自亦則之吉
凶定分各自得也豈是要福所能遠禍乎且

聖人垂教應有定期如何世道參差或新或
舊九十六種各稱妙化道家復何以旨教靈
寶一法二用故當服膺從之懼乖先王之法
行一差毫毛之機長懷千里之失望古與悲
謬疑莫辯是以望雲欽響踟躕仙駕側席下

風仰延高誨

答曰探微測妙之說辯幽論玄之事故當求
其理顯然徵其形跡為據至理絕言非言無
以載其極至德不形非形無以驗其有夫在
形言寧無善惡禍是福之所倚故明其有徵
也福是禍之所伏故明其有主也有徵有主
孰為不信端形不招直影而直影自見和聲
無追順響而順響必至倚伏循環寧在定分
是以聖人立教遷善伐惡化惡伏善其化用
不一者寔關人情之有淳薄風俗之有與鄙

人淳則滋章不行禮薄則法令競起教以順
民化以從俗是以太伯文身於東夷仲尼塞
蒙於西裸誠非至德之盛化然應變有方行
藏之理抑亦在時博施於民而能濟眾者豈
曰無功蓋亦從物情而成業者耳若保專一

不離則天清地寧矣此則達人之高尚非庸
才之所及一者正一也張君以正一統世八
極無二玄綱一舉六合同風天覆地載教養
修道非正一焉可得語其優劣哉余幸會大
明洪流闡化欽風先聖味道餘生羨章雲梯

馳情天路藉素移年閑虛已日不勝飲露秋
松荷澤春芳魚悅水深鳥希木茂栢林一枝
闕河量腹但才愧尺短情非寸長智之玄解
識非通悟鑠管鑿光何酬明詰
難曰聖人設教情無彼此何忌靈寶清齋旨

教塗炭謝邪

答曰旨教齋法及塗炭謝儀共出一卷經中
聖人豈容應令修天師之謝而不修天師之
齋若其齋可略其謝可換充靈寶闕者恐不
但天師不許深非葛君之意特由世學者欲

截鶴接鳧耳誠願其長短齊一然要非可相
換也

難曰塗炭儀所說云悉如靈寶法推之斯言
可得兼用

答曰塗炭法者由羣生咎障既深非大功不
釋宿對根密非塗炭不解結考不解則學仙
不成厄世不度天師以漢安元年十月十五
日下旨教於陽平山以教眾官今入仙目王
趙修之卒登上道富爾之時塗炭之謝已行
而靈寶齋儀未敷唯玉符而已豈得兼行推

年檢事足明為謬斯乃造作支流穿鑿真文
足此數字欲令張葛二教俱同一用信不足
有不信矣

難曰竊聞議者所說旨教齋者天師以教治
官而已此是小乘之法非靈寶道士之所宜
修

答曰天師所說云吾以此法教治官道民令
免災厄為後世種民種民之許寧忘道士道
士之傳執非治官治官不修種民馬度十苦
八難非功不濟功違正一難與論德在位謀

正君子同所懷寶迷邦蓋亦愚夫之所深有失矣

難曰法以從善必可化以會時為用旨教齋法雖真而古拙凡朴通居凡素之跡不宜以施盛觀

答曰夫信言不美古自常然美言不信今也居之古不會今誠如來告未辯盛觀終何所宜若所宜在我有乖大丈夫處厚之情必移之於人豈得兼愛之旨無欲觀妙情歸玄極重察盛觀之意將非聖人之糟粕邪大音希

聲非無聲焉是以湯雷動執蠶蠱為之解甲大象無形非無形焉是以二儀覆載含生得所戴履五行通風四時成俗萬物負陰抱陽亭毒育養窈然而見精恍兮而示象子未帝之先毋無名之始師絕言之業資不可名之

教然後抱一以為式矣陳言示形以為不藏至理病是以病也豈可同乎塊然之器木石之流而齊於觀化者哉

難曰按前來說靈寶齋儀起於葛氏旨教齋法出自天師天師葛氏相去近一百許年葛

氏未生之前已有塗炭不宜今者引入靈寶敬如清旨未詳葛氏所敷為當可用而不宜行邪

答曰再拱而治洪堯之軌墳索爛然盛周之風何必以結繩之純真而苟貶書記之淡泊

也古而不今則質在文無今而不古則質喪文行吾疑子以舊故見遺子乃以新知相嫌大略為疑者子復不文質彬彬耳

難曰若新舊之教理宜兼行而今子之所修唯舊不新行與言乖的何為許

答曰魚鳥異效各自得之飛沈川陸天情不共五常同稟或剛柔殊操余蓬軀穉質紆曲任風若水之念從善如流心忘得失不以寵辱見驚焉忘存天道無親踈間然不勝效新者多邪復留心舊教耳何必非今世之古人後生之一標誌哉

難曰天師大聖設教救物何今今者廢而不修將非三天之法有鄙正一之化不神通邪

答曰上士聞道必行故松喬其人焉下士聞道太天蓋亦丘壑之徒矣至道不行者豈非

松喬之黨鈔丘壑之類多故鳳麟罕出而莫用雞駟雲疇以常馳不修之理居其然乎物勢之所之若颯風之所衝人情之所注如驟雨之所泊但颯風不可移崇朝驟雨難為日用耳道隱無名誰與名焉大辯若訥故誰與

辯焉知我者希則我者貴焉凌霜之幹不俟陽春易彩既震之雷無待絃鐘示音萬羅捕鳥成功一目鑽燧颺煙興自無朕何必須區區於人物灼灼於榮華哉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夫天化覆育仁教弘愍大聖恢恢全生濟物豈得崇智棄聖喪德於慈聽者乎蓋非至道之所取矣至道所取引心長霄之上投節清都之官埋迹眾妙之門送心玄玄之無窮宴朝陽以栖影庇太虛以席空揖虛皇以畢性習玄老之秘蹤佩蘭蕙以齊芳尚松桂以易

容附青煙以傳誠留白日以照忠情無事於易俗德自可以移風名良友於東華叱鬼爽於北鄴正一何所鄙哉想不感於今日耳相望吾子廓然自曉若被太陽於深夜矣

正一論



全真坐鉢捷法

嘗觀古人皆按宣洞陽城馱漏且自今年冬至起算來年冬至日止所謂周天之正數一日一夜通計一百刻每八刻二十分爲一時惟寅申巳亥有九刻皆以子午定其晝夜今者所在壺漏異常不遵古法務在機巧各肆警術工匠一時冒臆之見制度既無軌則時刻宜乎差誤有過與不及之失今輟撰成滴漏循環之法積年而成不勞人力不費工財妙用玄微至簡且捷即出萬里之外篋笥皆可附行於几案之隅所謂天運璇璣盡在日中矣切見好事君子或用表標或用煙篆然香燥則易蕪香潤則燼緩天晴日表可驗陰晦又不可孝三者但非悠久之法但依此造似乎簡易而精通玄微妙中之妙也

造孟之法

其法以銅孟二隻一隻大一隻小大者貯水初無定制但寬大過於小者足矣如無以磁孟代之小者重五兩高三寸四分面底並闊四寸七分上下四直造之恐度量差殊當以

太平錢五十文准其輕重造畢於孟底微鑽一竅如針眼大浮於水盆上令水顛倒自穴外逆通上入小孟中用籌探之水至于子時子時至午則午至更則一更矣他皆倣此

下漏之法

每日天曉日將出時將一小孟浮於大孟水面至日入時自然水滿小孟沈於水底爲度却取出小孟去其水再浮於水面上至來日天曉仍舊沈於水底昏曉二時俱以水滿爲度定其晝夜其日停水之時切須澄濾極淨毋使塵滓隘其水穴庶幾水無緩迫之矣

造籌之法

用薄木竹片皆可爲籤篋樣隨尺寸高下書寫時刻用探水定驗時辰更點尤是簡捷凡籌三十四分均布十二段每段該二分五釐惟寅申巳亥上分外加添四分謂維偏添之數也閏餘成歲折蹉之數也今皆捷取一路以浮魚指點處是也凡一年十二月止用太平錢二十文隨月加減鎮壓小孟

加減之法